



□ 燕 烨

春窗外,月光如水,拂拭着萌动的心境。

敬老院二楼的民叔和菊婶吃过晚饭,稍微活动后就开始坐在窗前凝望着窗外。二位都是80多岁的老人,银发飘逸,夕阳映照在沧桑的脸上,愈发像古铜色的雕像,唯有那不甚明亮的眼睛闪着光泽,望穿云,看透水,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中逡巡。

每每见此情形,窗外的一切景物就会在眼前匆匆掠过。值得回味的是,那年秋天在内蒙古眺望天际中的白云。俯窗凝目,朵朵白云,除拥有雪和棉的品质外,还呈现出聚合分离、千姿百态的具象和神态。是那灵性的白云与我共度时光,是那动感的白云愉悦了身心疲惫。

窗外,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满眼的绿了。我从澳洲回来,写了一篇文章《澳绿》,其中一段这样写道:从墨尔本到奥克兰,从伊甸山畔到鲁拉小镇,沿途映入眼帘的绿,是用“铺”字来涵盖的。铺天盖地的绿映入眼帘,忙不迭地用手机拍录着,累得胳膊酸胀也录不完。

曾看过这样的画面:一对列车员夫妇,春节各自工作在不同的列车上,不能团聚,只能隔窗相望,给爱人送去深情的目光。捕捉到这感人的瞬间,让人动容泪目,大家都记住了,窗外还有相逢不能相聚的“缺憾美”。

看过外国摄影家拍窗外的摄影作品,窗外司空见惯的景象,或破屋,或秃山,或潺水,一经加上窗户衬托的边框,就成为一幅幅赏心悦目的油画,让人赞不绝口。美在窗外,用心在屋内。

听过李琛演唱的《窗外》:“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,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,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……”真是凄美的情,渴求的爱。

是啊,窗外有四季更迭,阴晴圆缺。在春绿夏红、秋韵冬霜的季节,有“尊前赖有红千叠,窗外休惊绿满林”,也有“月笼明,窗外梅花瘦影横”,还有“窗外雨来山色近,海边秋至雁声多”。岁月不居,眼中不仅有姹紫嫣红,也会有月不圆、天阴霾,梦绕一窗月光。

生活中少有诗情,多有画

意。我喜爱伫立窗前,瞧着爱人在窗外空地上栽种的茄子、西红柿等开花结果、快乐地生长。凝视那窗棂上的葡萄枝蔓,攀缘爬升,叶子由浅入深,日积月累,满窗皆是。这一刻,我望着窗外,结挂的都是累累的喜悦。

暮色如窗帘一样拉上,老人们的眉目已看不清楚,可他们丝毫没有回望的意思,瞧着他们的神情,让人思乡。此刻,我想他们在遥望窗外远方的家,惦念的心越过山、跨过河,沉浸在袅袅炊烟弥漫、飞鸟归林之中。

窗外的风景,或阴或晴,都能间接反映出人的心情。一扇春窗,不止一种风景,给人带来一种感受以及通往内心深处的情愫。

春窗外,有期待,有牵挂,有思念。

春窗外,有遥远的梦,有美好的念想,有不尽的情怀。

守候窗前,凝视窗外,总想着希望能够到来。

## 面条菜

□ 朱立明

候人们的“救命菜”。

后来,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,吃野菜的就越来越少了,不要说精米细面,就是肉蛋鸡鱼也成了家常便饭。已步入老年的母亲常说,现在的生活就像天天在过年。于是,人们的碗里就看不到面条菜了。

面条菜是豫北平原上的一种野菜,主要生长在麦田里,叶子窄而长,形似面条,故称面条菜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,从小挖过面条菜、吃过面条菜。刚记事时,父母去麦地除草,我总挎个小竹篮,拿着挑草刀,跟着去地里挖面条菜。在田埂上、麦垄里,那一簇簇又大又嫩的面条菜,吸引着我不知疲倦地挖着、寻找着。这一畦挖过,再去另一畦寻找,一晌总能挖个大半篮子。回到家里择洗干净,中午下面条放到锅里一起煮,下午在开水锅里烫烫用蒜泥拌着吃。那股透着泥土味的清香,沁人心脾,叫人百吃不厌。特别是母亲,总是说面条菜比那特意种的白菜、菠菜还好吃。那时,面条菜成了农户碗里的家常菜。

在粮食奇缺的困难时期,人们填饱肚子主要就靠野菜。除面条菜外,还有白花菜、羊蹄菜、灰灰菜、猪毛菜、扫帚苗,就连那带刺扎嘴的刺夹菜也成了盘中餐。不过,在那数不清的野菜中,面条菜算是上品,不光农村人去挖,城里人也三五成群地去挖,它成了那时

在粮食奇缺的困难时期,人们填饱肚子主要就靠野菜。

时光荏苒,不经意间我已年届古稀。前几天,听说市场上的面条菜卖到八九元1公斤。还有的说,洗干净的面条菜卖给酒店20元1公斤,端到餐桌上的蒸面条菜20元一盘。我听后沉思良久,看来时代不同了,面条菜也上档次了。

## 桑榆苑

### 牡丹

□ 侯思亮

绚烂多姿馥郁香,牡丹朵朵闹春光。  
花开富贵真国色,璀璨斑斓惊四方。  
百态千娇皆妩媚,引来墨客赋新章。  
斜依岸柳回眸望,魏紫姚黄竞吐芳。



天香送富贵(国画)

陈福义 作

## 春光明媚榆钱美

□ 陈丽娟

榆钱山鸟啼春晓,野花香诉古今情。看到窗外那棵挂满榆钱的榆树,我便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大榆树。

那棵榆树是爷爷栽的,它高大、挺拔而多枝。每年春暖花开时,看着树上绿意一日日显了出来。在那饱满的春光里,不几日榆树便显现了它的美姿,那一串串榆钱挂满了枝头,在春风里翩翩起舞。鸟儿高兴地时而在树枝上飞来飞去,时而站在枝头发出清脆的鸣叫声,仿佛在为春光展示它的歌喉。暖暖的春阳高挂在蔚蓝的天空,阳光沐浴着农家小院,让整个院子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挂满了榆钱的榆树,吸引着不少人的目光,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,馋得直流口水。前院的长福哥和平安哥虽然只有四十五岁,但都是上树高手,他俩像猴子一样,噌噌地爬到树上,用带有铁钩的长竿把榆树枝折断扔到地上,还不时地捋

一把榆钱塞进嘴里。母亲叫左邻右舍的奶奶、大娘和婶子一块来捋榆钱。大家一边捋着榆钱,一边说着听来的新鲜事。爱说笑的竹荣婶说着笑话,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们这些孩子笑着、闹着、捋着、大口吃着,绿色的液汁顺着嘴角往下流,欢快的笑声溢满了整个小院。在欢笑声中,有的捋满了篮子,有的捋满了小筐,有的捋满了小盆……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。

母亲把择净的榆钱淘洗三次、淋干水,然后拌上面粉,或散蒸或捏成一个个窝头放到笼屉里蒸。大约20分钟,榆钱的清香便溢出笼屉,扑鼻迎面。揭开锅,绿白相间,鲜嫩饱满,无须任何调料,吃一口便唇齿生香,回味无穷。若用蒜汁拌着吃或用蒜苗炒着吃,更是别有风味。在熬大米粥时放一把榆钱,碧绿的榆钱“卧”在琼液玉浆般的浓汤里,美观又可